

聆听虎溪的回响

□蒲海燕



沅陵,是一个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因为沈从文先生的这句话,我如一只倔强的穿山甲,不顾夏日炎炎,仍然穿过雪峰山的重重隧道来到此地。

对面的山上古木参天,飞翠流绿;殿宇重重,古色古香。问行人,方知那就是虎溪。原来,虎溪不是溪,而是一座山。山上那一片被绿树掩映的建筑群,就是龙兴讲寺。

在历史上,湖南沅陵以其重要、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南征至此,留下了“马革裹尸还”的豪情壮志。公元628年,湘西旱灾蝗灾连连,百姓生计无着,人心浮动,暴乱将袭。唐太宗李世民襟怀社稷,心系百姓,一面赈灾安民以大赦天下,一面下诏在沅陵虎溪山麓敕建龙兴讲寺,以安抚感化西南诸民,教化稳定一方。

此后,虎溪山寺院落成,晨钟暮鼓,梵音法经,响彻虎溪,络绎不绝。

撑着伞穿过虎溪广场,头山门屹立于眼前。我顾不上擦拭脸上豆大的汗珠,任凭它们肆虐,一双眼睛紧盯着门牌正中的“龙兴讲寺”这四个端楷大字,就在此刻,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受到重重的叩击。

站在门洞下仰望,一条陡长的青石板阶梯纵贯三道山门,直通山腰,一座座殿宇耸立在山腰间,黄瓦红墙,翠柏苍松,庄严壮丽,清雅宜人。

拾级而上,风掠过二山门飞檐翘角的声浪,吞没了脚板摩擦青石板台阶时发出的响声。我知道,这里的每一阵风都是时间的雕刻刀,它们在陪伴寂寞沧桑的门楣时,亦在欢迎每一个前来观瞻和膜拜龙兴讲寺的游人。此时,似有沅江号子铿锵入耳,转身俯瞰,沅水西水如练,二水交汇后,又变得威武粗犷起来,像一条绿色苍龙,蜿蜒飞奔于群山之间。细听,沅水号子若有若无,清晰的是沅水巨龙一般的吼声。无疑,沈从文笔下那满江橹歌号子的交响早已在百年风雨吹落于时间的长河里,沉淀为沅水河底的尘埃泥土,但他笔下的诗情画意,依然透过龙兴讲寺二山门下的一弯洞孔,生动于我的眼帘。

穿过二山门,大雄宝殿迎面耸立,整个大殿看上去雄伟壮观,飞檐翘角,琉璃金瓦,无不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大雄宝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四十余尊佛像。纵然是岁月道遥,朝代更替,宝殿及里面的物品难免多处损毁,但历朝历代均有修葺。修葺的年代虽然不同,却一律修旧如旧,和谐统一。大殿在整体上保留着唐代建筑风格,上方的藻井、柱与柱基之间的莲花,皆为唐宋实物;许多局部细物,又为明清手笔。于是,唐宋遗韵与明清风味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撑起了龙兴讲寺的傲岸雄姿,丰盈了虎溪的血肉精髓。

踏出大殿,我才注意到有两栋木房遥遥相对,一

左一右侍立大殿两侧。这二层均青瓦黑墙,飞檐翘角、门窗木雕,工艺鬼斧神工、精美绝伦。因为色泽朴素淡雅,又比它们簇拥着的大雄宝殿矮了一截,便将大殿映衬成一个气宇轩昂和威风凛凛的奢华帝王,而自己,则如两位出落得清水芙蓉般的婢女,毕恭毕敬地站立于两侧,随时准备接受主人的使唤。

殿前的院子宽阔空荡,全用青石板铺着,两旁各有一排圆形石凳,石凳的表皮都已缺损,上面布满了苔藓。距离我最近的那一个更是千疮百孔,因每一处裂缝和残缺都钻出苔藓,绿得迷人,又有阳光在上面欢跳,这石凳看上去便宛若一幅行走了千年的古画,它从大唐长安街的楼台殿宇、从明清的紫禁城走来,残旧与新生共存,见证着龙兴讲寺的历史沧桑和蓬勃生机。

起风了,大雄宝殿顶端发出一阵阵脆响,像无数飞珠跃玉滚落在青瓦飞檐上,铮铮有声,铿锵有力。听着听着,那声音像冲决堤岸的沅水洪流一般,穿透这座千年古寺的屋顶、房梁、桌椅和久积于房屋器物上的尘埃,一阵接着一阵洒落于地,然后又向上飘起,很快就弥漫了龙兴讲寺和整个虎溪山。闭眼细听,这声音似一个搞项黄诚的先生的授课声,字正腔圆、浑厚苍劲,如雷贯耳。

这是穿越历史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已在虎溪山的上空盘旋了五百多年。

明正德年间的一天,这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每个人都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听从龙场悟道而来的王阳明讲授“致良知”。

三年前,王阳明因为触怒了擅政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后谪贬至豺虎四出且瘴疠流行的贵州龙场当驿丞,却于困境中涅槃,开创了我国独有的一门哲学——阳明心学。满教期满后,王阳明复官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在返程途经沅陵时,设坛于虎溪龙兴讲寺,讲授“致良知”而布其心道。

这是王阳明悟道后的首次开讲。

抑扬顿挫的授课声掠过千年寺院的瓦楞和窗棂,落入唐愈贤、刘观时、王嘉秀、蒋信和冀元亨等首批弟子耳里。这声音,穿透龙兴讲寺的重檐屋脊响彻于虎溪山的天空,飘向大明的乡村和城市……那以后,徐爱、徐阶、张居正、海瑞、徐渭、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李贽、曾国藩和梁启超等王门弟子各自在政治、军事、思想、艺术和教育等领域,运用心学思想进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泽润国人,王阳明心学还传入日本、朝鲜乃至整个东亚。

可以说,阳明心学,悟于龙场,发切虎溪,而后得以倡行天下。

我停下脚步,转身回望,龙兴讲寺正在艳阳下矗立。风,飞鸟般扑打着翅膀,正掠过它的飞檐翘角。

我屏住呼吸,凝视着眼前绚丽美丽的风景;侧耳倾听,生怕错过那些已经深勒进历史册页的中国声音!

—

倒掉最后一口热美式,倪佳怡回房间又拉上窗帘,即便今天没有出门约会,她依旧化了精致的妆,架好手机拍了一段短视频。其实她什么声也没出,道具和音乐倒是添加了不少,美颜滤镜更是开得没的说。我虽不爱拍视频,但不得不承认刷抖音确实是比较解压的方式。特别是近半年,倪佳怡更新极度频繁。一开始还以为她是在空余闲隙打发消遣,有一段时间更新越发多了些,后来近乎接近日更的趋势。这压根不像是一个进入不惑之年的妇女,也不像一个家有小升初的孩子奴。我打趣评论:这怕是开启第二春了吧。

很多人对于“第二春”还持有从前的刻板印象。我所指倪佳怡的“第二春”更多表达的是她当下的状态和生活重心,并非一定涉及感情或婚姻。在我看来,她过去并不是一个对生活抱有过多热情的人,从前她给人的印象,性子极为沉闷,脾气多少有些古怪。我跟她的交往不算太多,却恰恰偶尔能聊上几句真心话。但说实在的,她留给我的记忆总是喜欢无端皱着眉头,以至于一脸“凶相”有点吓人。

周璇苑却认为她这些年有点“逆生长”的意思。她说:“倪佳怡八成是过得太幸福,所以才另辟蹊径找乐子。”

我和周璇苑的日子显然也过得并没有那么理想,要不然也不可能闲下来没事就微信聊这些“八卦”。周璇苑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我和她在这之前就有了些交情,周璇苑工作第二年结婚生娃,耽误了她不少事,以至于入职五年,职场晋升毫无生气。而我却“因祸得福”,这几年创作的几本作品都交给她打理出版。时间一长,她也发觉这样不疼不痒的编辑反而放松舒适,恰好为她留出更多带娃的空间。

生活中,好多事不是挑担子,更像摆天平,总有需要倾斜的一边。倪佳怡视频作品又更新了,然而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拍摄了一段车窗外沿途风景,倒车镜里有她自己,相貌倒也越发青春,可惜眼角细纹还没完全修饰住。背景音乐稍显悲凉。

二

记得倪佳怡谈婚论嫁时,出于朋友关心,我旁敲侧击对她说,你这嫁的是心中理想的吗?那会儿她正在店里看中一款五千块的普拉达手提包,毫不介意问我这话有什么言外之意。我望着她喜形于色的样子,便收回好奇心,浅笑回答,没有,就随口一问。毕竟只嫁一次。她丢下这款,又换了一款,也对我笑了笑:反正都得嫁,日子过得去就行。难道说,结婚成家只为日子过得去?当时我还真不能够理解。这话到了周璇苑嘴里,倪佳怡就成了最实际的人。她觉得倪佳怡这话也没错,嫁人可不得让日子过得去,过得比现在好吗?然而在我看来,婚姻不应该是以感情为前提才能达成的事吗?谁知她俩都笑我修炼的等级太低,活到这把年纪怎么还能抱有这么理想化的心态。于是,她俩分别在不同场合又笑我:“难怪,你很难结婚。”

或许,她们说的是对的。我后来一直没在结婚这件事上过多费心。如周璇苑,她就是适合婚姻的。婚后第四年,二胎如期到来。她的先生在机关工作,朝九晚五,早上比她晚走一小时可以送孩子,傍晚下班又能

顺道接上孩子回家。晚上,夫妻俩煮饭炒菜分工合作,一荤一素一汤,一小时的晚餐时间恰到好处。我说,这不就是我形容的理想化婚姻吗?她笑笑摇头,那是你还没见过,我们家鸡飞狗跳的样子。

倪佳怡周末更新视频的频率和质量越来越熟练了。今天内容是三段式的,先是商场试衣,再是西式餐饮,最后黄昏降临时练了一段瑜伽。周璇苑不禁发问:“她周末这么满,孩子不用管的吗?”这么算起来,她都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孩子……上初中了吧?

倪佳怡持续更新动态,今天主题是:音乐、烧烤、啤酒和电影院。而且状态像是可以谈恋爱的小女生。我不由自主地给她点个赞。她近来很少再发朋友圈,上一条还停留在一年前,后来就没再提及有关家庭的内容。两年前微信闲聊时,也问过她近期有没有再回来的打算,哪怕是探亲。她说会回去,但暂时放不下走不开。她也对我聊起过,如果现在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她不至于像只家雀一样被困在别的城市。

倪佳怡的性格是比较极端的,要么孤僻到不行,要么热情到不行。她父母只有她一

三人游

□王忆



个女儿,但她却极少关心家里的事。用她的话说,是他们不需要我管。我们曾经一度接触过她的父母,她母亲总说,家里的事尽量不想让孩子操心,只要她自己过得好就行。因此,这些年倪佳怡也总和我们似有似无拉开一定距离。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她父亲得了癌症。倪佳怡最初是不知道的,那会儿她自己的日子也正处于混乱当中。“围剿”了丈夫和“小三”的同时,青春期的儿子又迎来叛逆期。要具体怎么描述,倪佳怡站上楼顶的场景呢?母亲那一通及时的电话,也许才是她后来转身走下来的理由。

周璇苑又在为儿子钢琴考级发愁了,才8岁就要考三级。她说,这倒霉孩子一首曲子练半个月,还是弹得断断续续。他爸除了负责接送,还能干得了什么呀。每逢考试必找理由出去躲清静。周璇苑把日子过得像出版工作一样周而复始,就如我把时间浪费得也像写作一样规律。四月份的早晨越发令我睡不着。最近忘了买咖啡,以至于把黑白颠倒的日子过得更透彻了。开始周璇苑劝我,创作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但终究不是“伴侣”。最近她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也挺好的。

周璇苑那天和先生为孩子暑假去哪儿

的事大吵一架。她想把孩子送到老家父母那儿,因为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整个暑假就能包揽孩子所有课程辅导。先生则认为,趁一年暑假假得空赶紧带孩子去爷爷奶奶那里,待一个月好好和长辈亲近亲近。周璇苑一听要把孩子放公婆那里一个月,啥也不干瞬间就炸了。你说他是不是疯了,一个月月光吃喝玩乐,这要拖多少后腿?我气的也不是这点,但他怎么能说是我太霸道,霸占了他们家的亲情呢?

这就是周璇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原因,一个小行李箱加一只平常外出的斜挎包。我固然没有打算劝她回去的意思,既然出来了,至少得过一个夜才算没有白费这“离家出走”的心思。

三

我有一天半夜十一点多走在街上,小吃步行街烟火气遍地开花。因此,我觉得即使独自一人身旁也不会空空荡荡。我明了自己仍然具有爱人的能力,然后回神一想,即便用力去爱了又能如何。后来有一回,听谁

说起过,倪佳怡在这么“放荡”之前,她在替父亲操办丧事时,也为自己办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她给自己选了一块墓地,单穴的。大概也是想以后图个清静自由。周璇苑也不感到讶异,只是莞尔一笑,反正几十年后都得归尘土,土归土。何况没准隔几年还得涨价。我和周璇苑静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一起买了飞机票,两小时后出发云南丽江。我问周璇苑去丽江合适吗?她想都没想,说合适。只要别想着邂逅。

说是去丽江古城,事实上两个人一头扎进了小酒馆。我更喜欢白天的小酒馆,坐在靠窗的位置,十一二点钟阳光恰如其分照进来,什么也别想。我和周璇苑晃晃手中的酒杯,身体倾向一侧窝着。傍晚时,我们租了两匹马,在古镇的街上游荡,周璇苑没有经验,不敢独自骑行,便让人牵着溜达。周璇苑忽然委屈起来,说其实昨天从家里跑出来,就冒出一个特别清晰的想法:我想离婚。我们的马儿走得很慢,像诗里写的: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爱自己就很好。

也就在这时,从后面恍惚穿过另一匹马,和一声“驾”,速度极快。周璇苑和我同时认出了早已跑出几米远的身影。是她,确定就是她,倪佳怡和她仰天奔跑的马儿。

记忆,挥之不去

——记梁家祠堂的变迁

□沈世林

梁家祠堂,是梁姓家族的宗庙。周围十几里地的人家,几乎都姓梁,是当地最强势的家族。祠堂背靠山林覆盖的插旗山,面对绿树成荫的打鼓山、鸣锣山。

传说当年张献忠在进军成都途中,曾在此地同明军作战。“插旗山”是其中军帐、统帅部,“打鼓山”是其向敌军进攻的阵地,“鸣锣山”又是其鸣锣收兵的营地。具体情况究竟是否如此,无从考证。

梁家祠堂是梯式建筑。上层是大殿和厢房,中层两侧,是高高矗立在石墙上的楼房,楼房下边是操场。约5米之长、30步之高的石梯,夹在左右楼房下的石墙之间。石梯之上,是宽阔的内院,正中石梯上边,青石雕栏围住上层两侧建筑,左右楼房台阶上的石梯,则直通大殿和厢房。全部建筑紧密相连成一个整体,雄伟壮观。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梁姓家族举办清明会、宣传封建礼教、维护家族统治的场所。每逢清明集会祭祖,族人们都要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走进祠堂,接受族长的训诫、听取族中事务掌管当众处理公共事务和救济事业,解决家族内部纠纷,施行家族法规。

族长是族内辈分最高、最有权势、年龄又最大的梁大老爷,他身穿长衫、白胡飘飘、一言九鼎。协助他掌管族中事务的是梁二老爷。

族中公共事务和救济事业的处理,下层族人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大家最恐惧的是施行家族法规。违背族规接受处罚的族人,清明会前,自己得首先准备好接

受惩罚的竹板,承担清明会那天的酒席开支。接受惩罚前,自己先认错,后自报接受挨板子的数目。究竟要挨多少竹板,最终以族长定夺。挨过竹板之后,不管臀部伤势如何,还得感谢打自己竹板的人,缴纳“教化开导费”,并向族长保证自己今后不再违犯。否则,甘愿接受更重的惩罚。

不吃族规这一套的也有,有个叫梁国运的族人,有小偷小摸的习惯。清明会上,打死他也不承认梁大老爷家不见了的珍贵东西是他偷了。伤痊愈后,他一把火烧了梁二老爷家的房子,此后便无影无踪。有人说他胆子太大,连梁大老爷家的东西都敢偷,也有人说他可能是被冤枉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梁二老爷家的房子被烧后,他就从没见过。

新中国成立后,梁家祠堂收归国有,是保和乡保和村的所在地。是党和政府教育当地农民转变旧思想、走合作化新型道路的阵地。祠堂内,每天人来人往,办事的、购买生活用品的、存取款的、购买公债的、治病的,进进出出。上下操场的物资交流会上,布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惹得那些翻身农民,爱不释手。俱乐部里更是欢声笑语、鼓乐齐鸣、歌声悠扬。

每当夜幕降临,祠堂的舞台上,宣传反特镇反、抗美援朝、拥军爱民、移风易俗、爱国卫生等内容的文艺节目频频上演。楼下的操场上,不是放幻灯片,就是放电影。《董存瑞》《上甘岭》等影片深受观众喜爱。

附近的群众,早早地在舞台下或操场的最佳位置搭上了凳子,而那些离乡政府远一

些的乡民,则连晚饭都不吃,就忙着带上竹篙火把,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沿途大呼小叫地赶来。演出场地内,人头攒动,呼朋唤伴,拥挤不堪。

特别是逢年过节,乡政府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观看秧歌狮子、车灯彩龙的人流,如潮水般涌来涌去,不少人被挤踩得“哇哇”直叫。

保和乡政府搬走后,乡中心校进驻,四个初小班,两个高小班,梁家祠堂又成了当地培育祖国花朵的摇篮。每天,学校里书声琅琅。

乡中心校迁出后,梁家祠堂作为乡一级驻地的历史,自此结束。历史进入了新时代,保和乡并入望溪乡,改为望溪镇。望溪镇又将三王村、包山村并入梁家祠堂所在的二郎村。

不久前我去过二郎村,古老的梁家祠堂已消失,原有旧址上,是崭新的望溪镇二郎村小学教学大楼,是“三村合一”的新村两委办公区。

校园内,四季常青的花坛,随季开放的花朵,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祖国的大花园里。多媒体教室、音乐室、舞蹈室、美术室、书画室、阅览室,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施,应有尽有。原来杂草丛生的老操场,已平整成水泥地面,新安装的篮球架,矗立操场两端,操场旁边的游乐园,各种健身器材齐备。操场边沿的宣传栏格外醒目。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每天享受政府免费提供的营养餐。

新村办公区的电脑前,值班人员紧盯着荧屏,现代化的通信网络与全国各地紧密相连。在渠县政协、渠县中学的帮助下,二郎村早已脱贫。一谈到现在的日子,乡亲们无不露出欣喜的笑容说:现在,真好!

梁家祠堂消失了,但其在新中国建设进程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却是人们难以忘怀的。



清供 唐云作

新天